



# 马踏湖的苇秋

□ 巩本勇

“苇堵渠尽疑无路，竹篙一点又一天。只闻笑语不见人，蒲苇深处有人家。”马踏湖的风光，一年四季，各具特色。秋水时至，浩渺弥漫，满目芙蓉，红绿交射。苇秋是马踏湖区收获的季节，苇高插白云，苇花向上翘，犹如一队队民兵的缨枪。去年立冬这天，我驱车回老家，目睹父老乡亲过苇秋的繁忙景象，感慨万千。那一艘艘满载着芦苇的小船在湖上浮动，钻入桥孔，驶向岸边，载的是歌，载的是笑，载的是湖区人富足舒心的好日子。

碧水环绕，阡陌纵横，有2000多条河道的马踏湖，是一个“芦苇天地”。河道两旁生长着茂密的芦苇，棵棵粗壮结实，胜似江南修竹。举目远眺，像在绿色长城环抱之中。把小船驶进去，就有进入豆棚瓜架之感。在这里觅食的野鸭、苇雀等鸟儿就会腾空而起，特别是苇雀像怕拿掉苇秆上的小巢似的惊叫不停。

芦苇在我国种植历史非常悠久，《诗经》中就有关于芦苇的记载。在多彩的植物世界中，芦苇虽然称不上栋梁之才，但它的生命力极强，繁殖也快得很。丛丛簇簇高达五六米，有“第二森林”之称。

芦苇是马踏湖的主要特产之一，全湖区生长着两万多亩。芦苇春天发芽，立冬前后收割。其间也要管护，但不像侍弄庄稼那么麻烦，施肥浇水，只是拔一下芦苇地里面生长的草就可以了，洼里人称之为“薅苇子”。这里的人们把芦苇分成若干种叫法，高一点粗一些的叫大苇，矮一点细一些的叫次苇，黄一点小一些的叫黄苇，又矮又细有点像草的叫草苇，还有茭苇等。

祖祖辈辈生活在马踏湖的人们，习惯用“秋”来指代一年中每个收获的季节。麦收被称为“麦秋”，秋收被称为“大

秋”，而这收割芦苇，便自然称之为“苇秋”了。三个麦秋不如一个大秋长，而三个大秋不如一个苇秋忙。立冬前后收割芦苇是湖区人最高兴的时候，也是最紧张的几天，在外打工干建筑的都要回来过苇秋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常常数算着什么时候过苇秋，盼苇秋就像盼过年一样。因为过苇秋会吃好多的牛肉。为什么要吃上好几天的牛肉呢？那就是人们割芦苇需要用牛皮，用牛皮就得买牛来杀，杀了牛就分牛肉，湖区的人们割苇子穿的“牛皮鞋”就是用牛皮做的，当地人叫“腿子”。穿上“腿子”，人们不怕下水着凉也不怕挨芦苇茬子的“扎”。还是有生产队的时候，一到过苇秋，湖区的人们便能大口大口地吃起牛肉来了。这就是马踏湖的姑娘为什么长得水灵，小伙子为什么长得壮实的原因吧！

割芦苇是要下大力气的，各家里准备了最快的镰刀，天不亮就撑船出发。“开镰——啰！”湖民尽可挽苇束入怀，挥舞镰刀咔嚓作响，高高的芦苇齐刷刷倒在肩头。每割足了一大束，就顺放在备好的条凳上。该打捆了，他们就牢牢地捆上几道苇绊子。然后，把苇捆高高举过头顶，摔到湖滩上，再蹬滚三脚，不松不散捆，这绝对不是赖把式。

在家的女人们备好了可口的饭菜，临近中午的时候让运芦苇的船捎到地头。家家户户割苇子的劳力，午饭都在坡里将就着吃。空闲的时候，也有捕鱼的，他们临时生火取河水炖鱼吃，边干活边炖鱼，可谓自在得很。湖区鱼龙、华沟等主产芦苇的几个村庄，男女老幼齐上阵，收割、打捆、搬扛、舟运、码垛、抽选，是依序而生的一条龙作业，只忙得披星戴月连轴转，三顿饭食在湖洼。

父亲告诉我，芦苇一直是洼

里人的“命根子”，历年的收入一直靠它，一根芦苇(指大苇)最好的时候能卖1角多钱呢！生产队那会儿，社员们分不到苇田，只是家家户户挣工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苇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，自收自卖。后来，湖区各村都搞起了承包，在家务农的基本上都从村里承包着几亩苇田，也有承包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的。虽然家乡的父老乡亲认准了盖屋打墙在外干建筑这行当，收入不少，但每家几亩的芦苇地，他们也扔不了。他们说，习惯了，每年苇秋不割苇子，像是丢了东西一样。湖区人对芦苇是很有感情啊！

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年代，芦苇都是湖区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和维系生计的重要财源。芦苇决定着湖区百姓家道年景的贫困或富足。因此，世代的湖区人，便将湖中生长的芦苇敬称为朝天草。过完苇秋，湖区人便操起了“泊里苇编”的拿手技艺。马踏湖的芦苇格外粗壮，质感光亮。有了好苇子也就有了独具特色的“泊里苇编”。平日里用的席、筐、篮、炊具、鸡笼等，不用去买，自己用苇子编就是了。而且，这还是赚钱的玩艺儿。勤劳智慧的湖区人用芦苇做原料制作的艺术品，如宫灯、四扇屏、大屏风等，美观大方，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，成为国内外客商的首选。芦苇打成苇箔是农家建房必需的好材料，两头和中间加几根竹竿打成的苇箔叫“出口箔”。湖区的人们每年编织几十万张，全部出口国外，

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，苇箔这种活儿家家户户都做，大人小孩都会，是一项得之较易的收入。

湖区的人们也喜欢用芦苇编制成各种渔具，用来“拿鱼”。常见的芦苇渔具有鱼箔、蜜蜂子、筒子、大箔等。这些芦苇编织的渔具是专门为鱼类摆下的迷魂阵，只能进而不能出，既有大鱼的“监狱”，也有小鱼的“拘留所”。夜幕降临，偶见湖坡灯火，这是诱蟹上岸的捕捉法，所以湖区有早市、夜市之分。鱼龙湾，历为湖区鱼虾、莲藕、蒲苇、鸭蛋最大的集散码头。日近黄昏，满载着湖鲜的小船儿，一艘艘向着鱼龙湾大桥码头靠拢。人们卸船的卸船，摆摊的摆摊，干脆麻利。有鲫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黑鱼、鲇鱼、鳊鱼、小鱼子，还有泥鳅、螃蟹、小虾……使人目不暇接、眼花缭乱。湖区的人们说话有点“唠”，买东西不喜欢还价。人们把捕到的鱼和收获的各种湖鲜拿到鱼龙市口上出售，湖区的百姓就有了“金起凤、银夏庄，不跟鱼龙湾一后晌”的民谣。

这马踏湖的芦苇，可真称得上是吉祥草。芦苇还是造纸、人造纤维的好原料，作为马踏湖的主要特产，它与白莲藕、金丝鸭蛋、蒲、鱼等齐名。丰富的自然资源使马踏湖这颗璀璨明珠展现出更加绚丽的美姿。马踏湖的美，与芦苇密不可分。

马踏湖的景色，无时不是美的。四面八方的游客，请到马踏湖过苇秋吧！这秋冬交接的时节，也大有看头。

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我以为，灵魂注定是独行的，而独行的最佳方法，就是学会独处，平心、静心、定心地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近来曾有不少人询问我，退休后“适应吗”“寂寞吗”“无聊吧”，可我自己觉得每天都是忙忙碌碌、有条不紊，上午浏览新闻行情；午后喝茶（咖啡）看书；夜幕降临，听段评弹，看看当日新闻，然后独自坐在床头灯下，打开日记本，用笔写下自己每天走来的足迹及脑际的思考。纸与笔接触之处，乃是发掘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心迹以及思索所留下的拷问，这既是告诉自己亦是激励自己。

窗外落叶缤纷，屋内岁月静好。

## “善变”的群聊名

□ 李秀芹

十年前，我们几位退休老师组建了一个QQ群，那时各家都有孙辈上小学，需要辅导孩子作业，于是我们的群叫“祖孙作业辅导群”。群友不多，但语数外老师都有，辅导作业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发群里一问，马上就能得到解答。

后来孩子们都上了中学，作业也不用我们辅导了，关键我们也辅导不了了，我们几个老伙计终于解脱了，有大把时间出去玩，于是我们把群聊名改为“游山玩水”，那段时间群里三句话离不开户外运动，我们每周都出去爬山，本市的风景区都让我们逛遍了。

几年前，我们又建了微信群。王老师说她有一位同学老谭，是老年大学国画班的老师，她想拉他人入群，但老谭说我们的群听着像驴友群，他不想加入，为了吸引他进群，我们几个一合计，干脆将群改名为“水墨山水”，成功将老谭吸引进群。

老谭进群后改变了群聊画风，他爱往群里发他的字画，还喜欢在群里讲一些绘画知识，我们被他洗脑，都进了老年大学学国画。我们画的画儿也常发群里让老谭指导，有时老谭还领我们出去写生，全市风景都让我们踏遍了，写生地方对我们而言都是轻车熟路，老谭渐渐被我们带的也爱上了户外运动。

前年发小翠荷也开通微信了，我想拉她加入我们的“水墨山水”群，她知道我们这个群都是画画的，说文化气息太浓，她不想加入。我和老友们商量，翠荷做了一辈子裁缝，手巧，会做各种手工，老谭就提议将群改名为“手工作坊群”，如果翠荷进群，我们可以跟着她做手工艺品。

翠荷见大家这么热情，便答应入群。翠荷进群后，我们群里掀起了手工制作热潮，我跟着翠荷学做了好几个卡通抱枕，至于那些男群友，单靠夸奖翠荷手巧就“不劳而获”了翠荷的劳动成果，怪不得老谭那么支持翠荷进群呢。

到今天为止，我们这个群不知道改了多少次名了，改一次就换一次群聊主题。群昵称虽说只是一个符号，叫啥也成，关键大家聚在一起，能聊到一起，玩得到一块儿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，这个群便有凝聚力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# 独处之妙

□ 许家福

人不做无为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。人活着，总要做些无为的事，惟有如此，才算不枉来人间走一趟。明代张岱云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巴尔扎克说得更直截了当：“一个毫无癖好的人，简直是魔鬼。”

不过，一个人真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不容易，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，太多的诱惑，有时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思考，时常忙于呼朋唤友，相约聚会，生怕自己在寂寞中失去了生活。

我骨子里是个孤独的人，小时候虽有几个玩伴，上学时身边也有几个要好的同学，那

也只是情趣相投、偶有来往而已，后来大家渐行渐远，彼此不再有共同的经历、共同的话题、共同的感触，很自然渐渐失去了往来的需要。跨入警营后，每年新兵入伍、老兵退伍、干部转业，迎来送往更是一茬换一茬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有的匆匆几年，退伍返乡，偶有联络，而更多的是一别再无相见，杳无音信。倒是职业改制后，因为职业稳定、工作相近，且又都在这个都市生活，再加上岁月的沉淀，或多或少与那些战友、同事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，但更多的是有事就联系没事各忙各的。俗语曰：距离产生美。其实约定俗成最好的友情是各自忙乱，互相牵挂。

我进入耳顺之年，便渐渐

回归本真、孤独，并在孤单独处中逐渐了解自己。今年退休后，我做了几件事：一是清理手机号码、微信，尽可能缩小圈子范围；二是尽量减少交往，不主动与他人联系；三是培养个人独处，一壶茶、一本书、一场戏、一首曲、一趟旅行，消磨打发时光。

明代刘基曾说过，“夫大丈夫能左右天下者，必先能左右自己。曰：大其心容天下之物，虚其心爱天下之善，平其心论天下之事，潜其心观天下之势，定其心应天下之变。”杨绛先生说：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：世界是自